

小说

2013
中国小说
排行榜

2013 ZHONGGUO XIAOSHUO PAIHANGBANG

小说选刊 / 评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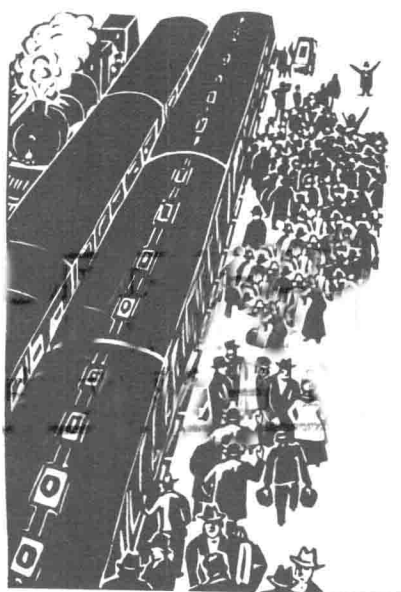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2013 中国小说 排行榜

2013 ZHONGGUO XIAOSHU
PAIHANGBANG

小说选刊 / 评选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3中国小说排行榜 / 《小说选刊》评选. —北京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639-3743-1

I. ①2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9478号



2013中国小说排行榜 / 《小说选刊》评选

策 划: 张 明

责任编辑: 石嫵飞 丁 娜

封面设计: 齐物秋水

出版发行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: 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h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: 郝 勇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mm × 1030 mm 1/16

印 张: 27.5

字 数: 408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39-3743-1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目录

短篇小说

大雨如注.....	毕飞宇	002
明年我将衰老.....	王 蒙	015
透明.....	蒋一谈	029
铁凝短篇二题.....	铁 凝	044
她的名字.....	苏 童	056
老桂家的鱼.....	南 翔	069
曼啊曼.....	付秀莹	084
一根细麻绳.....	庞余亮	096

中篇小说

父亲进城.....	陈 仓	106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.....	方 方	134
我们的秘密.....	刘永涛	200
暗杀刘青山张子善.....	李 唯	226
寂寞许由.....	李佩甫	273
长河.....	马金莲	305
小爱物.....	张 炜	338
爱人.....	高 君	364
特工徐向璧.....	小 白	401

「短篇小说」

大雨如注

毕飞宇

1

丫头不像她的母亲，也不像她的父亲，她怎么就那么好看的呢。大院里粗俗一点的玩笑是这么开的：“大姚，不是你的种啊。”大姚并不生气。——粗俗的背后是赞美，大姚哪里能听不出来。他的回答很平静：“转基因了嘛。”

大姚是一位管道工，因为是师范大学的管道工，他在措辞的时候就难免有些讲究。大姚很在意说话。——教授他见得多了，管道工他见得更多，这年头一个管道工和一个教授能有什么区别呢？似乎也没有。但区别一定是有的，在嘴巴上。不同的嘴说不同的话，不同的手必然拿不同的钱。舌头是软玩意，却是硬实力。

大姚和他的父亲一样，是一个有脑子的人，作为父亲，他希望别人夸他的女儿漂亮，可也不希望别人仅仅停留在“漂亮”上。大姚说：“一般般。主要还是气质好。”大姚的低调其实张狂，他铆足了力气把别人的赞美往更高的层面上引。所以说，两种人的话不能听：做母亲的夸儿子；做父亲的夸女儿。都是脸上淡定、骨子里极不冷静的货。

大姚夸自己的女儿“气质好”倒也没有过，姚子涵四岁那一年就被母亲韩月娇带出去上“班”了，第一个班就是舞蹈班，是民族舞。舞蹈这东西可奇怪了，它会长在一个孩子的骨头缝里，能把人“撑”起来。什么叫“撑”起来呢？这个也说不好，可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，姚子涵的腰部、背部和脖子有一条隐性的中轴，任何时候都立在那儿。

姚子涵的身上还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。——她下过四年围棋，有段位。写一手明媚的欧体。素描造型准确。会剪纸。“奥数”竞赛得过市级二等奖。擅长演讲与主持。能编程。古筝独奏上过省台的春晚。英语还特别棒，美国腔。姚子涵念“Water”的时候从来不说“喔特”，而是蛙音十足的“瓦特儿”。姚子涵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哪里

还是“棋琴书画”能够概括得了的呢。最能体现姚子涵实力的还要数学业：她的学业始终稳定在班级前三、年级前十。这是骇人听闻的。附属中学初中部二年级的同学早就不把姚子涵当人看了，他们不嫉妒，相反，他们怀揣着敬仰，一律把姚子涵同学叫作“画皮”。可画皮决不2B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姿，亭亭玉立，是文艺青年的范儿。教导主任什么样的孩子没见过？不要说“画皮”，“人妖”和“魔兽”他都见过。但是，公正地说，无论是“人妖”还是“魔兽”，发展得都不如“画皮”这般全面与均衡。教导主任在图书馆的拐角处拦住“画皮”，神态像画皮的粉，问：“你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呢？”偶像就是偶像，回答得很平常：“女人嘛，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。”

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，从懂事的那一天起，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。和所有的孩子一样，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给父母逼出来的。可是，话要分两头说，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？都狠，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副处以上的典狱长。结果呢？绝大部分孩子不行，逼急了能冲着家长抄家伙。姚子涵却不一样，她的耐受力就像被鲁迅的铁掌挤干了的那块海绵，再一挤，还能出水。大姚在家长会上曾这样控诉说：“我们也经常提醒姚子涵注意休息，她不肯啊！”——这还有什么可说的。

2

米歇尔很守时。上午十点半，她准时出现在了大姚家的客厅里。大姚和米歇尔的相识很有趣，他们是在图书馆的女卫生间里认识的。大姚正在女卫生间里换水龙头，米歇尔叼着香烟，一头闯了进来，还没来得及点火，突然发现女卫生间里站着一个大个子的男人。米歇尔吓了一大跳，慌忙说了一声“堆（对）不起”，退出去了。只过了几秒钟，米歇尔晃悠悠地折回来了。她用左肩倚住门框，右手夹着香烟，扛到肩膀上去了，很挑衅地说：“甩（帅）哥，想吃豆腐吧？”嗨，这个洋妞，连“吃豆腐”她都会说了。大姚说：“我不在卫生间吃东西，也不在卫生间抽烟。”大姚说话的同时指了指身上的天蓝色工作服，附带着用扳手敲了一通水管，误会就这么消除了。米歇尔有些不好意思，她把香烟卷在掌心，说：“本宫错了。”大姚笑笑，看出来，是个美国妞，很健康，特自信。二十出头的样子，是个长不大的、爱显摆的活宝。大姚说：“知错能改，还是好同志。”

人和人就是这样的，一旦认识了，就会不停地见面。大姚和米歇尔在“卫生间事件”之后起码见过四五次，每一次米歇尔都兴高采烈，大声地把大姚叫作“甩哥”，大姚则竖起大拇指，回答她“好同志”。

暑假之前大姚在一家煎饼铺子的旁边又和米歇尔遇上了。大姚握住手闸，一只

脚撑在地上，把她挡住，直截了当，问她暑假里头有什么打算。米歇尔告诉大姚，她会一直留在南京，去昆剧院做义工。大姚对昆剧没兴趣，说：“我想和你谈笔生意。”米歇尔吊起眉梢，把大拇指、中指和食指撮在一起，捻了几下，——“你是说，沈（生）意？”

大姚说：“是啊，生意。”

米歇尔说：“我没做过沈（生）意了。”

大姚想笑，外国人就这样，说什么都喜欢加个“了”。大姚没有笑，说：“很简单的生意。我想请你陪一个人说话。”

米歇尔不明白，不过马上就明白了，——有人想练习英语口语，想来是这么回事。

“和谁？”米歇尔问。

“一位公主。”大姚说。

美国佬真够呛，他们从来都不能把问题存放在脑袋里，慢慢盘，细细算，非得堆在脸上。经过嘴角和眉梢的一番运算，米歇尔知道“公主”是什么意思了。她刻意用生硬的“鬼子汉语”告诉大姚：“我的明白，皇上！”

不过，米歇尔即刻把她的双臂抱在乳房的下面，盯着大姚，下巴慢慢地挪到目光相反的方向。她刻意做出风尘气，调皮了，“我很贵了，你的明白？”

大姚哪能不知道价格，他压了压价码，说：“一小时八十。”

米歇尔说：“一百二。”

“一百。”大姚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人民币很值钱的。——成交？”

米歇尔当然知道了，这年头人民币很值钱的了，一小时一百了，说说话了，很好的价格了，米歇尔满脸都是牙花：“为什么不呢？”

客厅里的米歇尔依旧是一副快乐的样子，有些兴奋，不停地搓手，她的动态使米歇尔看上去相当“大”，客厅一下子就小了。大姚十分正式地让她和公主见了面。公主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接受过很好的礼仪训练，她的举止相当好，得体，高贵，只是面无表情，仿佛被米歇尔“挤”了一下。大姚注意到了，女儿的脸上历来没有表情，她的脸和内心没关系，永远是那种“还行”的样子。高贵而又肃穆的公主把米歇尔请进了自己的闺房，大姚替她们掩上门，却留了一道门缝。他想听。听不懂才更要听。对一个做父亲的来说，还有什么比听不懂女儿说话更有成就感的呢。大姚津津有味的，世界又大又奇妙。

大姚忙里偷闲，对着老婆努努嘴，韩月娇会意了。这个师范大学的花匠套上袖管，当即包起了饺子。昨天晚上这对夫妇就商量好了，他们要请美国姑娘“吃一顿”。大

姚和他的老子一样，精明，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他的小算盘是这么盘算的：他们请米歇尔做家教的时间是一个小时，可是，如果能把米歇尔留下来吃一顿饺子，女儿练习口语的时间实际上就成了两小时。

大姚早就琢磨女儿的口语了。女儿的英语超级棒，大考和小考的成绩在那儿呢，错不了。可是，就在去年，吃午饭的时候，大姚无意之中瞥了一眼电视，是一档中学生的英语竞赛节目。看着看着，大姚恍然大悟了，——姚子涵所谓的“英语好”，充其量也只是落在“手上”，远远没有抵达“舌头”，换句话说，还不是“硬实力”。大姚和韩月娇一起盯住了电视机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大姚和韩月娇都上瘾了。作为资深的电视观众，大姚、韩月娇和全国人民一样，都喜欢一件事，这件事叫“PK”。这是一个“PK”的年头，唱歌要“PK”，跳舞要“PK”，弹琴要“PK”，演讲要“PK”，连相亲都要“PK”，说英语当然也要“PK”。就在少儿英语终极“PK”的当天，大姚诞生了“好孩子”的新标准和新要求，简单地说，一，能上电视，二，经得起“PK”。这句话还可以说得更加明朗一点：经历过“PK”能“活到最后”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好孩子，倒下去的最多只能算个烈士。

入夜之后大姚和韩月娇开始了他们的策划，他们是这样分析的：由于他们的疏忽，姚子涵在小学阶段并没有选修口语班，如果以初中生的身份贸然参加竞赛，“海选”能否通过都是一个问题。但是没关系。只要姚子涵在初中阶段开始强化，三年之后，或四年之后，作为一个高中生，姚子涵一样可以在电视机里酝酿悲情，她会感谢她的父母的。一想起姚子涵“答谢父母”这个动人的环节，韩月娇的心突然碎了，泪水在眼眶里头直打圈。——她和孩子多不容易啊，都不容易，实在是不容易。

几乎就在米歇尔走出姚子涵房门的同时，韩月娇的饺子已经端上饭桌了。韩月娇从来没有和国际友人打过交道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有时候反而就是莽撞，她对米歇尔说：“吃！饺子！”大姚注意到了，米歇尔望着热气腾腾的饺子，吃惊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女厕所的那一次，脸都涨红了。米歇尔张开她的长胳膊，说：“这怎么好意思了！”听到米歇尔这么一说，大姚当即就成外交部的发言人了，中国人民的文化立场他必须阐述。大姚用近乎肃穆的口吻告诉米歇尔：“中国人向来都是好客的。”

“党（当）然，”米歇尔说，“党（当）然，”米歇尔似乎也肃穆了，她重申：“党（当）然。”

米歇尔却为难了。她有约。她在犹豫。米歇尔最终没能斗得过饺子上空的热气，

她掏出手机,对朋友说,她要 and 三个中国人开一个“小会”了,她要“晚一会儿才能到”了。嗨,这个美国妞,也会撒谎了,连撒谎的方式都带上了地道的中国腔。

这顿饺子吃得却不愉快。关键的一点在于,事态并没有朝着大姚预定的方向发展。就在宴会正式开始之前,米歇尔发表了一大堆的客套话,当然,用的是汉语。大姚便看了女儿一眼,其实是使眼色了。姚子涵是冰雪聪明的,哪里能不明白父亲的意思。她立即用英语把米歇尔的话题接了过来。米歇尔却冲着姚子涵妩媚地笑了,她建议姚子涵“使用汉语”。她强调说,在“自己的家里”使用外语对父母亲来说是“不礼貌的”。当然,米歇尔也没有忘记谦虚:“我也很想向你学习罕(汉)语了。”

这可是大姚始料未及的。米歇尔陪姚子涵说英语,大姚付了钱的。现在倒好,姚子涵陪米歇尔说汉语,不只是免费,还要贴出去一顿饺子。这是什么事?

韩月娇迅速地瞥了丈夫一眼。大姚看见了。这一眼自然有它的内容。责备倒也说不上,但是,失望不可避免。——大姚算计到自己的头上来了。

米歇尔一离开,大姚就发飙了。他想骂娘,可是,在女儿的面前,大姚也骂不出来,沉默寡言的女儿在任何时候都对大姚有威慑力。这让他很憋屈。憋屈来憋屈去,大姚的痛苦被放大了。大姚毕竟在高等学府工作了十多年,早就学会宏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了。大姚很沉痛,对姚子涵说:“弱国无外交,——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们?”

韩月娇只能冲着剩余的几个饺子发愣。热腾腾的气流已经没有,饺子像尸体,很难看。姚子涵却转过身,捣鼓她的电脑和电视机去了。也就是两三分钟,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姚子涵与米歇尔的对话场面,既可以快进,也可以快退,还可以重播。——刻苦好学的姚子涵同学已经把她和米歇尔的会话全部录了下来,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来模仿和练习。

大姚盯着电视,开心了,是那种穷苦的人占了便宜之后才有的大喜悦。因为心里头的弯拐得过快,过猛,他的喜悦一下被放大了,几乎就是狂喜。大姚紧紧搂住女儿,没轻没重地说:“祖国感谢你啊!”

3

晚上七点是舞蹈班的课。姚子涵没有让母亲陪同。她一个人骑着自行车,出发了。韩月娇虽说是个花工,几乎就是一个闲人,她唯一的兴趣和工作就是陪女儿上“班”。姚子涵小的时候那是没办法,如今呢,韩月娇早就习惯了,反过来成了她的需要。然而,暑假刚刚开始,姚子涵明确地用自己的表情告诉他们,她不允许他们再陪了。大姚

和韩月娇毕竟是做父母的，女儿的脸上再没有表情，他们也能从女儿的脸上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

凉风习习，姚子涵骑在自行车上，心中充满了纠结。她不允许父母陪同其实是事出有因的，她在抱怨，她在生父母的气。——同样是舞蹈，一样地跳，母亲当年为什么不给自己选择国际标准舞呢？姚子涵领略“国标”的魅力还是不久前的事。“国标”多帅啊，每一个动作都咋咋呼呼的，有电。姚子涵只看了一眼就爱上了。她咨询过自己的老师，现在改学“国标”还行不行。老师的回答很模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，动作这东西就这样，练到一定的火候就长在身上了，练得越苦，改起来越难。姚子涵在大镜子面前尝试着做过几个“国标”的动作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过于柔美、过于抒情了，是小家碧玉的款。

还有古筝。他们当初怎么就选择古筝了呢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姚子涵开始痴迷于“帅”。她不再喜爱在视觉上“不帅”的事情。姚子涵参加过学校里的一场音乐会，拿过录像，一比较，她的独奏寒碜了。古筝演奏的效果甚至都不如一把长笛。更不用说萨克斯管和钢琴了。既不颓废，又不NB。姚子涵感觉自己猥琐了，上不了台面。

傍晚的风把姚子涵的短发撩起来了，她眯起了眼睛。姚子涵不只是抱怨，不只是生气，她恨了。他们的眼光是什么眼光？他们的见识是什么见识？——她姚子涵吃了多少苦啊。吃苦她不怕，只要值得。姚子涵最郁闷的地方还在这里：她还不能丢，都学到这个地步了。姚子涵就觉得自己亏。亏大发了。她的人生要是能够从头再来多好啊，她自己做主，她自己设定。现在倒好，姚子涵的人生道路明明走岔了，还不能踩刹车，也不能松油门。憋吧。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。姚子涵一下子就觉得老了，凭空给自己的眼角想象出一大堆的鱼尾纹。

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字，钱。她的家过于贫贱了。要是家里头有钱，父母当初的选择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就说钢琴吧，他们买不起。就算买得起，钢琴和姚子涵家的房子也不般配，连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大问题。

但是，归根到底，钱的问题永远是次要的，关键还是父母的眼光和见识。这么一想姚子涵的自卑涌上来了。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姚子涵的骄傲，骨子里，姚子涵却自卑。同学们都知道，姚子涵的家坐落在师范大学的“大院”里头，听上去很好。可是，再往深处，姚子涵不再开口了，——她的父母其实就是远郊的农民。因为师范大学的拆迁、征地和扩建，大姚夫妇摇身一变，由一对青年农民变成师范大学的双职工了。为这事大姚的父亲可没有少花银子。

自卑就是这样，它会让一个人可怜自己。姚子涵，著名的画皮，百科全书式的巨人，

觉得自己可怜了。没意思。特别没意思。她吃尽了苦头，只是为自己的错误人生夯实了一个错误的基础。回不去的。

多亏了这个世上还有一个“爱妃”。“爱妃”和姚子涵在同一个舞蹈班，“妖怪”级的二十一中男生，挺爷们的。可是，舞蹈班的女生偏偏就叫他“爱妃”。“爱妃”也不介意，笑起来红口白牙。

姚子涵和“爱妃”谈得来倒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原因，主要还是两个人在处境上的相似。处境相似的人未必就能说出什么相互安慰的话来，但是，只要一看到对方，自己就轻松一点了。“爱妃”告诉姚子涵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发明一种时空机器，在他的时空机器里，所有的孩子都不是他们的父母的，相反，孩子拥有了自主权，可以随意选择他们的爹妈。

下“班”的路上姚子涵和“爱妃”推着自行车，一起说了七八分钟的话。就在十字路口，就在他们分手的地方，大姚和韩月娇把姚子涵堵住了。他们两人十分局促地挤在一辆电动自行车上，很怪异的样子。姚子涵一见到他们就不高兴了，又来了，说好了不要你们接送的。

姚子涵的不高兴显然来得太早了，此时此刻，不高兴还轮不到她。她一点都没有用心地看父亲和母亲的表情。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，韩月娇神情严峻，而大姚的表情差不多已经走样了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大姚握紧刹车，劈头盖脸就是这样一句。

“什么什么意思？”姚子涵说。

“你不让我们接送是什么意思？”大姚说。

“什么我不让你们接送是什么意思？”姚子涵说。

这样的车轱辘话毫无意思，大姚直指问题的核心，——“谁允许你和他谈的？”大姚还没有来得及等待姚子涵的回答，即刻又追问了一句，“谁允许你和他谈的？”

姚子涵并没有听懂父亲的话，她望着父亲。大姚很克制，但是，父亲的克制极度脆弱，时刻都有崩溃的危险性。

和课堂上一样，姚子涵是不需要老师问到第三遍的时候才能够理解的。姚子涵听懂父亲的话了，她扶着龙头，轻声说：“对不起，请让开。”

和大姚的雷霆万钧比较起来，姚子涵所拥有的力气最多只有四两。奇迹就在这里，四两力气活生生地把万钧的气势给拨开了。她像瓶子里的纯净水一样淡定，公主一般高贵，公主一般气定神闲，高高在上。

女儿的傲慢与骄傲足以杀死一个父亲。大姚叫嚣道：“不许你再来！”这等于是胡话，他崩溃了。

姚子涵已经从助力车的旁边安安静静地走过了。可她突然回过了头来，这一次的回头一点也不像一个公主了，相反，像个市井小泼妇。“我还不想来呢，”姚子涵说，她漂亮的脸蛋涨得通红，她叫道，“有钱你们送我到‘国标’班去！”

姚子涵的背影在路灯的底下消失了，大姚没有追。他把他的电动自行车靠在了马路边上，人已经平静下来了。可平静下来的难过才是真的难过。大姚望着自己的老婆，像一条出了水的鱼，嘴巴张开了，闭上了，又张开了，又闭上了。女儿到底把话题扯到“钱”上去了，她终于把她心底的话说出来了，这是迟早的事。随着丫头年纪的增长，她越来越嫌这个家寒碜了，越来越瞧不起他们做父母的了，大姚不是看不出来。他有感觉，光上半年大姚就已经错过两次家长会了。大姚没敢问，他为此生气，更为此自卑。自卑是一块很特殊的生理组织，下面都是血管，一碰就血肉模糊。

大姚难受，却更委屈。这委屈不只是这么多年的付出，这委屈里头还蕴含着一个惊人的秘密：大姚不是有钱人，可大姚的家里有钱。这句话有点饶舌了，大姚真的不是有钱人，可大姚的家里真的有钱。

大姚的家怎么会有钱的呢？这个话说起来远了，一直可以追溯到姚子涵出生的那一年。这件事既普通、又诡异，——师范大学征地了。师范大学一征地，大姚都没有来得及念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立地成佛了。大姚相信了，这是一个诡异的时代，这更是一片诡异的土地。

这得感谢大姚的父亲，老姚。这个精明的老农民早在儿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发现了：城市是新婚之夜的小鸡鸡，它大了，还会越来越大，迟早会戳到他们家的家门口。他们家的宅基地是宝，不是师范大学征，就是理工大学征；不是高等学府征，就是地产老板征。一句话，得征。其实，知道这个秘密的又何止老姚一个人呢？都知道。问题是，人在看到钱景的时候时常失去耐心，好动，喜欢往钱上扑，一扑，你就失去位置了。他告诉自己的儿子，哪里都不能去，挣来的钱都是小钱，等来的才是大家伙，靠流汗去挣钱，是天下最愚蠢的办法。——有几个有钱人是流汗的？你就坐在那里，等。他坚决摀住了儿子进城买房的愚蠢冲动，绝不允许儿子把户口迁到城里去。他要求自己的儿子就待在远郊的姚家庄，然后，一点一点地盖房子。再然后呢？死等、死守。“我就不信了，”老农民说，“有钱人的钱都是自己挣来的。”

大姚的父亲押对了，赌赢了。他的宅基地为他赢钱了。那可不是一般的钱，是像模像样的一大笔钱，很吓人。赢了钱的老爷子并没有失去冷静，他把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儿子，然后，说了三条：一，人活一辈子都是假的，全为了孩子，我这个做父亲的让你有了钱，我交代了。二，别露富。你也不是生意人，有钱的日子要当没钱的日子过。三，你们也是父母，你们也要让你们的孩子有钱，可他们那一代靠等是不行的，你们得把肚子里的孩子送到美国去。

大姚不是有钱人，但是，大姚家有钱了。像做了一个梦，像变了一个戏法。大姚时常做数钱的梦，一数，自己把自己就吓醒了。每一次醒来大姚都挺高兴，也累，回头一想，却更像做了一个噩梦。

——现在倒好，你个死丫头，你还嫌这个家寒碜了，还嫌穷了。你懂什么哟？你知道生活里头有哪些弯弯绕？说不得的。

韩月娇也挺伤心，她在犹豫，“要不，今晚就告诉她，咱们可不是穷人家。”

“不行”，大姚说。在这个问题上大姚很果断，“绝对不行。——贫寒人家出俊才，纨绔子弟靠不住。我还不了解她，一告诉她，她就泄了气。她要是不努力，屁都不是。”

可大姚还是越想越气，越气越委屈。他对着杳无踪影的女儿喊了一声：“我有钱！你老子有钱呐！”

终于喊出来了，可舒服了，可过了瘾了。

一个过路的小伙子笑笑，歪着头说：“我可全听见了哈。”

4

哎，这个米歇尔也真是，就一个小时的英语对话，非得弄到足球场上去。这么大热的天，也不怕晒。丫头平日里最怕晒太阳了，可她拉着一张脸，执意要和米歇尔到足球场上去。还是气不顺，执意和父母亲过不去的意思。行，想去你就去。反正家里的气氛也不好，死气沉沉的。只要你用功，到哪里还不是学习呢。

艳阳当头，除了米歇尔和姚子涵，足球场空无一人。虽说离家并不远，姚子涵却从来不到这种地方来的。——姚子涵被足球场的空旷吓住了，其实是被足球场的巨大吓住了，也可以说，是被足球场的鲜艳吓住了。草皮一片碧绿，碧绿的四周则是酱红色的跑道，而酱红色的跑道又被白色的分界线割开了，呼啦一下就到了那头。最为缤纷的则要数看台，一个区域一个色彩。壮观了，斑斓了。恢宏啊。姚子涵打量着四周，有些晕，想必足球场上的温度太高了。

米歇尔告诉姚子涵，她在密歇根是一个“很好的”足球运动员，上过报纸呢。

她喜欢足球，她喜欢这项“女孩子”的运动。姚子涵不解了，足球怎么能是“女孩子”的运动呢。米歇尔解释说，当然是。男人们只喜欢“橄榄球”，她一点都不喜欢，它“太野蛮”了。

她们在对话，或者说，上课，一点都没有意识到阳光已经柔和下来了。等她们感觉到凉爽的时候，乌云一团一团的，正往上拱——来不及了，实在来不及了，大暴雨说来就来，用的是争金夺银的速度。姚子涵一个激灵，捂住了脑袋，却看见米歇尔敞开怀抱，仰起头，对着天空张开了一张大嘴。天哪，那可是一张名至实归的大嘴啊，又吓人又妖魅。雨点砸在她的脸上，反弹起来了，活蹦乱跳。米歇尔疯了，大声喊道：“爱——情——来——了！”话音未落，她已经全湿了，两只吓人的大乳房翘得老高。

“爱情来了”，这句话匪夷所思了。姚子涵还没有来得及问，米歇尔一把抓住她，开始疯跑了。暴雨如注，都起烟了。姚子涵只跑了七八步，身体内部某一处神秘的部分活跃起来了，她的精神头出来了。如果不是身临其境，姚子涵这辈子也体会不到暴雨的酣畅与迷人。这是一种奇特的身体接触，仿佛公开之前的一个秘密，诱人而又揪心。

雨太大了，几分钟之后草皮上就有积水了。米歇尔撒开手，突然朝球门跑去，在她返回的时候，她做出了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。她的表情狂放至极，结束动作是草地上一个剧烈的跪滑。这个动作太猛了，差一点就撞到姚子涵的身上。在她的身体静止之后，两只硕大的乳房还挣扎了一下。“——进啦！”她说，“——进球啦！”米歇尔上气不接下气了，大声喊道，“你为什么不庆祝？”

当然要庆祝。姚子涵跪了下去，水花四溅。她一把抱住了米歇尔，两个队友心花怒放了。激情四溢，就如同她们刚刚赢得了世界杯。这太奇妙了！这太牛掰了！所有的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，栩栩如真。

雨越下越猛，姚子涵的情绪点刹那间就爆发了，特别想喊点什么。兴许是米歇尔教了她太多的“特殊用语”，姚子涵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过脑子，脱口就喊了一声脏话：“你他妈真是一个荡妇！”

米歇尔早就被淋透了，满脸都是水，每一根头发上都缀满了流动的水珠子。虽然隔着密密麻麻的雨，姚子涵还是看见米歇尔的嘴角在乱发的背后缓缓分向了两边。有点歪。她笑了。

“我是。”她说。

雨水在姚子涵的脸上极速地下滑。她已经被自己吓住了。如果是汉语，打死她也说不出那样的话的。外语就是奇怪，说了也就说了。然而，姚子涵内心的“翻译”

却让她不安了，她都说了些什么哟。或许是为了寻找平衡，姚子涵握紧了两只拳头，仰起脸，对着天空喊道：

“我他妈也是一个荡妇！”

两个人笑了，都笑得停不下来了。暴雨哗哗的，两个小女人也笑得哗哗的，差一点都缺了氧。雨却停了。和它来的时候毫无预兆一样，停的时候也毫无预兆。姚子涵多么希望这一场大雨就这么下下去啊，一直下下去。然而，它停了，没了，把姚子涵光秃秃、湿淋淋地丢在了足球场上。球场被清洗过了，所有的颜色都呈现出了它们的本来面貌，绿就翠绿，红就血红，白就雪白，像触目惊心的假。

5

姚子涵是在练习古筝的时候意外晕倒的。因为摔在了古筝上，那一下挺吓人的，“咣”的一声，压断了好几根琴弦。她怎么就晕倒了呢？也就是感冒了而已，感冒药都吃了两天了。韩月娇最为后悔的就是不该让孩子发着这么高的烧出门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这孩子一直都是这样，也不是头一回了。一般的头疼脑热她哪里肯休息，她一节课都不愿意耽搁。“别人都进步啦！”这是姚子涵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通常是跺着脚说。韩月娇最心疼这个孩子的就在这个地方，当然，最为这个孩子自豪和骄傲的也在这个地方。

大姚和韩月娇赶来的时候姚子涵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，她吐过了，胸前全是腐烂的晚饭。大姚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心肝宝贝这样，大叫了一声，哭了。韩月娇倒是没有慌张，她有板有眼地把孩子擦干净。知女莫如娘，这孩子她知道的，爱体面，不能让她知道自己吐得一身脏，她要是知道了，少不了三四天不和你说话。

可看起来又不是感冒。姚子涵从小就多病，医院里的那一套程序韩月娇早就熟悉了，血象多少，温度多少，吃什么药，打什么样的吊瓶，韩月娇有数。这一次一点都不一样，护士们什么都不肯说。从检查的手段上来看，也不是查血象的样子。那根针长得吓人了，差不多有十公分那么长。大姚和韩月娇隔着玻璃，看见护士把姚子涵的身体翻了过去，拉开裙子，裸露出了姚子涵的后腰。护士捏着那根长针，对准姚子涵腰椎的中间部位穿了进去。流出来的却不是血，像水，几乎就是水，三四毫升的样子。大姚和韩月娇又心急又心疼，他们从一连串的陌生检查当中能感受到事态的严重程度。两个小时之后，事态的严重性被仪器证实了。脑脊液检查显示，姚子涵脑脊液的蛋白数量达到了890，远远超出450的正常范围；而细胞数则达到了惊人的560，是正常数目的56倍。医生把这组数据的临床含义告诉了大姚：“脑实质

发炎了。脑炎。”大姚不知道“脑实质”是什么，但“脑炎”他知道，一屁股坐在了医院的水磨石地面上。

6

姚子涵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了。对大姚和韩月娇而言，这一个星期生不如死。他们守护在姚子涵的身边，无话，只能在绝望的时候不停地对视。他们的对视是鬼祟的，惊悚的，夹杂着无助和难以言说的痛楚。他们的每一次对视都很短促。他们想打量，又不敢打量，对方眼睛里的痛真让人痛不欲生。他们就这么看着对方的眼窝子陷进去了，黑洞洞的。他们在平日里几乎就不拥抱，但是，他们在医院里经常抱着。那其实也不能叫抱，就是借对方的身体撑一撑，靠一靠。不抱着谁都撑不住的。他们的心里头有希望，但是，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推移，他们的希望也在一点一点降低。他们别无所求，最大的奢求就是孩子能够睁开眼睛，说句话。只要孩子能叫出来一声，他们可以死，就算孩子出院之后被送到孤儿院去他们也舍得。

米歇尔倒是敬业，她在大姚家的家门口给大姚来过一次电话。一听到米歇尔的声音大姚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了。要不是她执意去足球场，丫头哪里来的这一场飞来横祸。可把责任全部推到她的身上，理由也不充分。大姚毕竟是师范大学的管道工，他得体，极其礼貌地对手机说：“请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。”他掐断了电话，想了想，附带着把米歇尔的手机号码彻底删除了。

人的痛苦永远换不来希望，但苍天终究还是有眼的。第六天的上午，准确地说，凌晨，姚子涵终于睁开她的双眼了。最先看到孩子睁开眼睛的是韩月娇，她吓了一跳，头皮都麻了。但她没声张，没敢高兴，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孩子，看，看她的表情，看她的眼神。苍天哪，老天爷啊，孩子的脸上浮现出微笑了，她在对着韩月娇微笑，她的眼神是清澈的，活动的，和韩月娇是有交流的。

姚子涵望着她的母亲，两片嘴唇无力地动了一下，喊了声“妈”。韩月娇没有听见，但是，她从嘴巴上看得出，孩子喊妈妈了，喊了，千真万确。韩月娇的应答几乎就像吐血。她不停地应答，她要抓住。大姚有预感的，已经跟了上来。姚子涵清澈的目光从母亲的脸庞缓缓地挪到父亲的脸上去了，她在微笑，只是有些疲惫。这一次她终于说出声音来了。

“Dad。(爸)”

“什么？”大姚问。